



容齋詩話卷之三

宋 鄱陽洪 邁景盧著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
詩賜羣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
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
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閭闔春來早月
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
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鄰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

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

月滿空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
來相顧尙飄逢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
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
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李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
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
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迺遷
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穎山頭之嘲亦好
事者所撰耳

海_上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
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
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概論乾道九年秋
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
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
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
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
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但爲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
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

學海類編 三 文詩
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
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
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
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卽以國士許之熙甯中
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
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
一詩曰可憐萍梗颺蓬客自嘆匏瓜老病身從此空
齋挂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

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
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
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
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
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
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
也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
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

學海類編 卷一
四
文
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

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

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
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
爲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隋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
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
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
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
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
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
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
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
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
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
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
老遂良遊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
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

宿妙高臺中老比邱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
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
端叔云此是老牛馘是皆以爲助語非真謂其老也
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
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溥宮妝
傳祖父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
柴綫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
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

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
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
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
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
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
爲治大要旣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側想美人意應悲寒螿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便說

廢井則下文反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
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鬪鷄初賜錦舞馬
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闕女樂
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
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嶺殿外垂
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
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
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

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耶集中
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
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州秋江月澄澈
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
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六七
夜淚似眞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
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
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
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

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飲食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州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

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女兒語淚溼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

絃

公詩有潯陽地僻無音樂之句

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

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于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畱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

天涯淪落自心知
眼中風物參差是
只欠江州司馬
詩真佳句也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
皆汎汎緘題其閒標爲獨孤
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
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
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
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
相公書云垂示送邱郎中兩
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
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
醜麗閒遠之外文句窈窕
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
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
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
梁侍御六韻

清麗妍雅妙絕今時
掩映風騷吟諷不足
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
不以文稱而獨孤獎
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
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
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
而後可稱也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
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
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
補諸生白于府主邀與
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
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
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
耳一閒十日豈天賜慙
愧紛紛白袍子相逢
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
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
寐往

學海類編 卷三
往鷄聲忽驚起是中差落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
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
謝外閒物色知餘幾只恐風雨吹折之負此一春吾
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
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
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
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屋沈沈
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閒悲
喜從何起君聞吾言亦大笑爲說萬事總如此

缺兩句

急須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

缺三句

飛雨時聞

打窗紙他年萬一若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
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
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樓地僻經過少老病
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
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
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
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
來於世兩相聞閒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

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一章云此地相
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
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
花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
兩年卽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所作容齋
記嘗識於末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閒有題
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
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

駁使人疑縱饒洗徧干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
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尙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
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
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
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
鳴宵柝無復鷄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
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

學海類編
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
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
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
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
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
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
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
河一闕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
指石頭城爲石城乎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
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
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
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
館請事門鐻不啓震怒破鐻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
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
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
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
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

學海類編
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
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
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荊州刺史將去黃
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卽震也爲政宜民見於歌
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
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
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
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
承舊史之誤也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
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
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
閒不解重驂騑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
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卽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
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
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
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學海類編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
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
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旣無一語何得爲
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
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時其亡久矣不有祭房
相國文言羣公閒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
先皇意爲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閒爲
不可曉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

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於
此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畱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
飛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
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
娉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
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
顏俱飛蛺蝶元相逐竝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
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
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

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自須
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
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
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
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
正月鶯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
俗病相親縱飲久拌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
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
字也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又九年
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
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
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
所本更嘉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
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
語在鄉邦時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
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什襲勿浪出六丁
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

里懷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
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
招魂所謂腍鼈包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飴孫亮
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獻甘蔗飴是也後又爲石
蜜南中八郡志云竿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
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
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
陀國取熬蔗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

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矣
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
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甯
僧圓寶云涪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
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
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埽
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甯糖霜見於文字
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
遂甯有糖冰而遂甯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

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芳蔗曰西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凳曰蔗輟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壘如假山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甯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甯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東坡謂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敘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

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
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
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玠批紙尾
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
未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
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
人其詞曰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
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
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

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
於泣下杜甫觀書馬圖云惜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
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
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
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
五十年閒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
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
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
闔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

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正
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
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
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元所作又有元自叙及
宣譚跋語予竊有疑焉不惟其書太媿至云楊雄獨
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粹辱決曹
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叙皆恐
不然而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按是時淮南國絕久
矣可昭其妄也因叙次諸詩聊載於此

騫騫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馬
腹繫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騫虛
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
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
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
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
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
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
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惟韓公和侯協律詠筍

學海類編
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

麴令撫惇嫠

麴名信陵

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

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畱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皆涕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伸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纔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

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輦以其文示縣令蕭緝緝輟俸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他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本俱腐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爲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爲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首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
夫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
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
竟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
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爲太守上疏乞畱
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
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
爲尙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

其忠正非禹比也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
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爲長安故倡所作予
竊疑之唐之法網雖於此爲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
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
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
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耳東坡
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
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皆可念爲飲一尊歌此曲之

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東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三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

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容齋詩話卷之四

宋 鄱陽洪邁景盧著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往還
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吾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閒當有數百本蓋閒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士人於棋酒閒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

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閒
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
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
不了爲僧了得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
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
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來明日愁
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
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
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話羅隱詩也

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
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
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用此句
也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
松根相戒勿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
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
隸人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
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瓜牙之利必昏黑撞突

夔人屋壁列樹白桃鏝焉牆實以竹示式邊爲與虎
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有句云藉汝跨小籬乳獸
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
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
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
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
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
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爲平
聲恐亦誤也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犯
角其語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
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穆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皆
莫能說穆護之義昔在巴剌閒六年問諸道人亦莫
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祭神罷而飲福坐
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詞有云聽說商人木瓠四海
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序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
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
而始末略同問其所以爲木瓠蓋瓠曲木狀如瓠擊

學海類編 卷四 文讀
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木瓠也據此說則
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
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
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
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縣黃雀
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蠓
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
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

正采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
名迎仙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
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遜齋所指
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卑陋之甚
農家以事田神好事者欲實遜齋之說遂粉刷一扁
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
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偶他處未嘗有也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表出
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子嘗恨不見其全比

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
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
碧鏤光采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
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卻
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
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歡期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闔域又有王昭
君三絕句云絕豔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
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

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
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
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
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
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
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
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
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

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
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之
者

江陰葛延之元符閒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
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
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
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
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
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
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
物不周身未死一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嶼
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
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常見其親筆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
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唐新舊史
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按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

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竝授拾遺補闕
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竝授侍御史并
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
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
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元傳武后詔
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
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腕脫之
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
遷子元之言失之矣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
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
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
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
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尙殘不能辜物色乍可
怯春寒遠日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
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遊錢思公藏其
真蹟穆父守越時摹刻於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
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

學海類編
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
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
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
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張碧農父詩云運鉏耕斷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
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
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
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
倍蓰也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邁
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冥
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
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
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
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
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
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
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

學海類編 卷四
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
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
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
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甯知
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
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
畱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
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
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不可與飲酒此事見戎
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
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
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
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

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
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
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
句灑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
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爲
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鞦韆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
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
膠擾擾閒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尙有平生履管領

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
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
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
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
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
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
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
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

學海類編 卷四
以為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
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
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為不侔豈非
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
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
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
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
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
世者甚眾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
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
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
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
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
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
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

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閒齊名其賦咏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者之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中養作兒號國門前開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痛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閒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洒掃撰杖履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學海類編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
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
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
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畱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
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
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
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
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
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

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
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
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於詩乎
乃知前賢遺橐湮沒非一眞可惜也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
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
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
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
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

學海類編 一
三
文
稍稍太簡遂怱怱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
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
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
有書上張公曰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
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
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
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
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作詩至百韻詞意旣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
詠懷前云滿座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
元微之旣云無杯不共持又云笑勸迂辛酒華樽逐
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遲歸鞏醕酎馳酩酊烏
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醺不飲長
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
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鼈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
重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

學海類編 卷四
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
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
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宣和閒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郡
守使者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閔輩濟其惡
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
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卽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太
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其
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

所任輝彥卒士喚王澣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
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
然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
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於此晨遊紫閣峰暮宿山
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杯未及飲暴卒來
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
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
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
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閒也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織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中第

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以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

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
乃能表贊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
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
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欲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贊
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
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
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贊及見之
否乎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

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
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閣扶樹月過樹影入
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
公鑑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
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
閒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
蟆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
才頃予遊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
有閣枕江流標曰鑑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

賦處也

白樂天詩鞏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
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鞏馬皆當時酒令予
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
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
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鞏馬令不過一
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
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
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
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
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
杜老亦云清江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
畱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
對也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
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

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書十數聯於
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
時流離嬰辛苦窗外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機底
下摸著是誰梭淮上能無雨回頭總是情蒲帆渾未
織爭得一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
蓮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
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
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

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蘆枝爭奈長長
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
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芙蓉腹裏菱憐汝從心
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蹄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
計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
絲皆是也龜蒙又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知
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歧分破檠供朝爨須知
是苦辛曉天窮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
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聞道更新幟多應

廢舊期征衣無件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
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
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奈卽闌
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
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
釧落展轉恨還深斝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
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爲明白七言亦閒有之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
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

也近世鄙辭如一落索數闋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
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
子劈開須見薏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卻有重縫處
一飯何曾忘卻匙蓋是文與意竝見一句中又非前
比也集中不載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
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遊芝山登五老
亭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
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

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陞行椒得孤榭側送
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卻數
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
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途合離足悲咤詩成
觀者皆服傅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
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牛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
生賢不能以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
雲榜華巔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
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

爲葵齋雜藁倩子爲序子在章貢及序成特寄之則
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
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
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佳處
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
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
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
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

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於牆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日甯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牆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

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僖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部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以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郎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惟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

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潮至溇
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
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
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
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
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
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
邊樹繞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
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

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六言不滿四十信
乎其難也

容齋詩話卷之五

宋 鄱陽洪邁景盧著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轉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輭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

學海類編
謨笛甯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奴兒舞阿
鵝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絃之樂
府也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
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竟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
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
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閒閒時帶
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溼晏後惡風吹香
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

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
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
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
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監州曾見
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叙曰此
曲盛傳爲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
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
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
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

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
江船羌笛秋聲溼塞烟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
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
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
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
賦楊柳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
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相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
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
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

管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
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隨其風流氣槩豈能
所髣髴哉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閒有
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
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
外於諸作者閒拔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
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
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閒爲物莫與

學海類編 三 文評
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
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
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
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
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
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
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
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
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
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
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
紀數絕於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
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
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

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
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徧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
行玩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
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
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
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
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
誚耳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

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
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
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
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
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黃昏乃爲精當老
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語以全篇攷之蓋
秋初所作也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
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

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
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
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
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
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
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
夢無慘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
鳥衝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
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

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
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
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
府來也凡此諸曲惟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
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
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
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
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

學海類編
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子弟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
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
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
離曲聲聲飛出舊涼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
是撥聲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
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
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
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之
詩也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
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
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閒子信曰鵲言
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
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
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鴦
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
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
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

大觜鳥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卽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千數之乃辨其緩急以定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卽時進三

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
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
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
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
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
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
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
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
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

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

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從

四筆作松

應合歡御爐

香炤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

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擔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

擔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

指軸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

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

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京

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

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
第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
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臥績溪云漸被瘴霧
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
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哲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
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
道耳西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
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

戶之閒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
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摭其受字云修竹不受
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
斜能事不受相迫促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
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牀注身覺
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
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
行步奔尙覺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廚烟覺遠庖詩成

覺有己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
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
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
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
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
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
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
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
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

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惟見其
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只
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
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飽受今日
閒卻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
寒可復受憂戚甯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
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
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
人閒不受寒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略受鞿來

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輕
未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畱未覺墉陰遲
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
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菰蒲覺風入
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
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
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
杯觴耐薄寒牆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
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吾鄉程
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
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
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
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
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
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
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
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第八卷云希

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外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按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獻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閒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耳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

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
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
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
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旣多
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
收書而未嘗過目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椀膠牙餠又云
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
酒春盤先勸膠牙餠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

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
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
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
人翁卽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
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
字多作唛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而末坐者連飲三
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
唛爲貪婪之意或謂唛爲煉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
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意葉之說如此予謂不

然白公三杯之句只爲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
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
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
其說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
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
子房上甚悅眾坐竝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

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
得韻色意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
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惟
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
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
賢驚嗟竟日子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
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
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元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

學海類編 卷五
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
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
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
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
寸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
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
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
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
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漢書賈誼鵬賦澹虛若深淵之靚師古注靚與靜同史
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卽靜字耳
今析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殊爲非理予名雲竹莊之
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類
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於
是撤去原扁而改爲靚云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遊香山寺數
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
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

佳人來

謂遣英舊二妓與舒君同遊也

酖顏一笑天桃綻清冷秋聲

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畱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
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晚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
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畱守錢文僖公遣
吏以廚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佳當少畱龍門
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
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鄉三子遊泗水南下百
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
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閒無此

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旣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
下追憶曩遊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
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遊
之勝今之燕賓者甯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
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
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
江心鑑試與君王卻厭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
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楊子

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
盡神姦又得無又楊子江中百鍊金寶匱疑是月華
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閒萬善心又江心百鍊
青銅鏡架上雙紉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
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
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
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楊子
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
照人閒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

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
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
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
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
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
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願儲醫國三
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
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
鏡事云

學海類編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
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
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
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
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閒斷齟齬處而
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
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
巢黃鳥竝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
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椽葉開渠斷竹根扁

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
高鳴翡翠沙僻舞鷓鴣釣艇收緝盡昏鴉接翅稀月
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
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
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
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萬首
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低縈閣軍城鼓
振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

學海類編
卷五
文讀
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溼掛蓑衣之類亦然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

籍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遊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曰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咬煞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爲拘澀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瑯琢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

學海類編
卷五
三
詩
深入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
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臥病
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
爲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惟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
宋蒼梧王齊東昏侯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
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
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敘
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噫其甚矣隋大業

離宮徧天下在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
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
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字
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
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猶悵望舉頭見日共
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
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
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

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
徧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
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遊畋漫自誇不似
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字
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
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
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孫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

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誇服飾之盛
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掃也贊容
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
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
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
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

麒麟翠微勾葉垂鬢脣珠壓腰袂穩稱身深宮高樓
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
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
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
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
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
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
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
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
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
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歷進士第而官不達著
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
其篇云越女妝成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
是人閒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
比之慶餘殊爲不及

容齋詩話卷之六

宋 鄱陽洪邁景廬著

陶淵明作閒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囋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旣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云拈飴舐指不知休炊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畱醉語云逢糟遇麩便酩酊覆車

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羅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竝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氣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時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曰跖以比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

學海類編 二
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
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
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
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讀此二詩可以知其
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東方朔占書歲初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
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
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
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
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
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丹詩但
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形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
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篇
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
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
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
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

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
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
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盤屋詩云數月非關
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
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
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
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春九陌花時節萬
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
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未嘗不重此花也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撫以開元十二年甯王憲邠
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
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
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
姨車鬪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
壽王醒皆失之也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
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
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

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
色雲溼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
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
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白伯兄山居手移
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
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
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昨晚長鬚來
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
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
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暴子女如
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
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隕命也惡
少可謂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中
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
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

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則其風味不淺韓詩當亦含譏諷乎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

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樂苑以爲羽調曲元怪錄載籛篠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鵠鹽神雀鹽疏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黃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韋縠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

學海類編 卷六 文部
卿而題爲別宥子怨誤矣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蜀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縣蓋以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閒鐘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

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者十許字始定爲
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
字初曰抱字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
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刊乃作殘蟬猶
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
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浪淘盡爲浪聲沈周郎
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
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
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
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
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
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
在一食食已甯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
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遊廬山
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云五老峰前
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

誰歟某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語句之妙一至於此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則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顛顛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白樂天鷺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

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旣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鷺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風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惋劉夢得泰娘歌云泰娘本章尚書家中謳者尚書爲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攜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閒爲蘄州刺史張瓘所得瓘謫官武陵而卒

後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
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
題劍無光鼓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
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
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絃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
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
此千行淚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
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二以善歌來樂
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

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
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白此每相見三日已爲
疏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
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爲當
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
初灑盡滿襟淚矩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
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獨見紀於英
辭鴻筆故名傳到今况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
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盼盼節義非秦娘好好所及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
生開元閒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
賢似魏徵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
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
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
朝絕霖雨南畝帝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
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慙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
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
敏德遊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

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
未說郡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
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
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
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
馬須麒麟童之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
仕爲可惜也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
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效

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
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
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
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檐誰手種
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
夢冬凋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卻笑渠花時吹筍排
林上吳川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
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
相猶諸郎龍睛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

駢立真驪驪一馬脫去仍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
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
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
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
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
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
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欲
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猷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
音

子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
 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袞趙子直
 不忍使絕粟祿俾之因任方用贅食太倉為愧而親
 朋謂子爵位不逮二兄以為耿耿子謂樂天初授拾
 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髮參朝議何言初命
 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
 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
 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楊文公億李章武宗張乖崖詠孫宣公夔

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
 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魯子開肇彭器資汝
 劉元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
 益覲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
 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
 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閒亦然歸去來辭云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還其飲酒詩二十首中

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

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
此意蓋以自况也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
公會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
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
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
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竝居
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
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甯復監洛南稻田務
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
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
晚後騎瘦馬與老兵遊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
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閒小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
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
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
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卽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
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

德符歿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於此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

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橐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淵明五六月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

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
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
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熺有一句願諸君爲
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
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
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
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
甯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
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說欲

用絳繹繪維綰綸綽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
同否也

自崇甯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
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尙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
序之閒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之而陳去非遂以墨
梅絕句擢置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
上避暑取綠陰生書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
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閒靜

學海類編 卷六
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
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
邂逅一樽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
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
師無人不傳寫也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
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

語汪藻採用於宣州謝表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
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
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
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
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
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
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
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讓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寄題草堂云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林甫所惡出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白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

因讀其集輒敘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
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日月慙諫紙二千張歲愧俸
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日可奉晨昏
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
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
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
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
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
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

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
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
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日月俸百
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十隨月
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遜此曾
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
粟滿困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敘曰歷官凡
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
俛班行內骨肉勾畱俸祿中其他人者如陝州王司

學海類編
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尙書劉夢得罷
賓客除祕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
舊又如何歌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
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
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
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
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曰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
其生涯如是蘇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
不然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
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
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
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按陳結
之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
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
春來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
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
故作詩曰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明日

學海類編
放歸歸去後世閒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
句又答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
鍾情處意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
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貫卻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
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者皆是也讀之使人悽
然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答者記白樂天老
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疏老慵自愛閉門居近
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

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
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
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
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
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
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越俗僭宮室傾貲
事雕牆佛屋尤其侈眈眈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
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

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
比羔羊飯以玉粒秬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品
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
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
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
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
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
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透夷近歲丁朝佐

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
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
之貌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
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
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
德平易也三曰透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透
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
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

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
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
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移一本作透
迤一本作委蛇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透移劉向九
歎遵江曲之透移九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透蛇
之節十曰蝮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
而蝮蛇李善注蝮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逶迤漢逢
盛碑當遂迤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
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蜿蛇蛇亦

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爾



